



正編

非物篇

一

口七12
1691
1



口七12
1691
1

蘭洲先生著

正編
正編
正編
正編

明和丙戌完校
天明甲辰上梓
大阪書舖
文海堂
藏六館發行

非物篇序



吾父執蘭洲先生歿而無
後矣。積善與才積德奉治
命以整理遺稿。功次及非物
之編。則繕閱之餘。喟然嘆曰。

非物篇

序

一

葉惠堂



善矣夫先生之辨也近世異
言詭辭亂學術而壞士風
者以物徂徠氏為魁焉其
說尤張皇以震撼一時所謂
是可惡孰不可惡者先生超

邁之如醇正之學迺据其論
語徵者作為是編竭力攻討
欲以息洪水猛獸之害夫闢
道之業承庭之勲於此乎
偉矣但其之稿在乎壯歲

東游之日乙酉曳裾掛冠
奔走拮据殆二十年加以撰
述多緒晚節所改定未及
周完既病且廢矣故今日訂
正之後尤不容不加謹焉乃陶

汰之勤以忘僭踰者不翅希
席一查是所以不孤負先生
遺命也或曰辨道辨名但
徠之業也語微之說皆於
焉窟宅先生彼之舍而此

之非者何哉曰固也。我將言之。蓋人送其殊見別著一書。以自吃味。吾胡必處與校。馬辟則我扶之俗。逆理亂倫。會心而獸行。明王不程。

三

三

三

懷德堂

督置諸度外也。至於其誣讖。駭徑侵陵。未注則其害已迫。禍且弗測。先生之辨。不得乞而出焉。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過徂。憝以爲

非勿篇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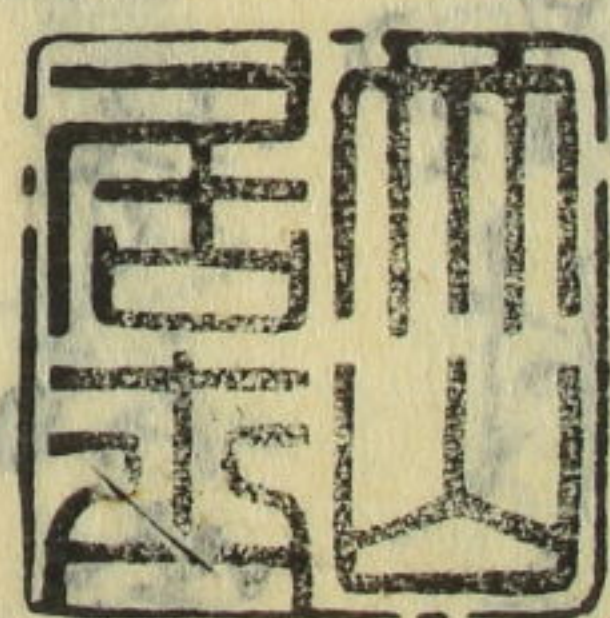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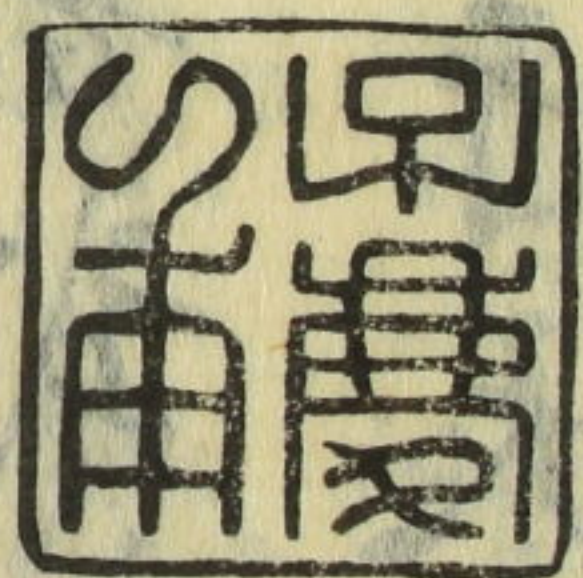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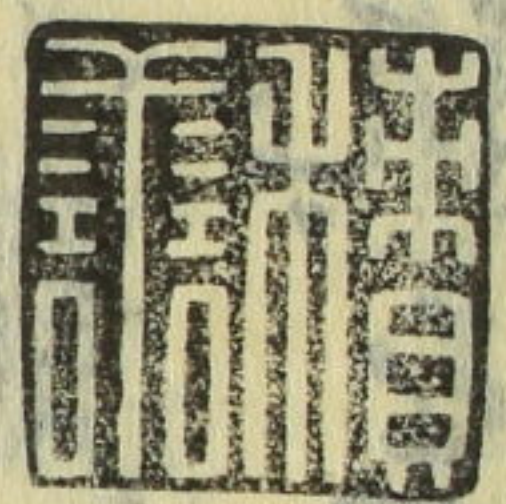
四

樂惠堂

周祐以對于天下是編有
馬或曰然則附錄波及辨
道者何哉曰當時辨名尚
葆辨道始布先生攻討
餘力舉其梗際而致以

示其不足乎列云爾不必
窮追以黷吾武也詩云薄
伐猷抗至于大原附錄
有焉
明和三年丙戌長至日

浪筆中井積善謹
撰并書



蘭洲五井先生墓誌銘

蘭洲先生之疾也。囑曰：予少小辭家，壯而官東陬，履歷今無知者。德薄而才劣，無可稱。一二有之，我不敢告也。死之日，勿碣焉，勿文焉。迨歿，知舊門人議鐫石。或曰：有治命，僉曰：先生之謙也。先生德尊，一代學洞貫萬古，道足以息邪說，文能回既倒之瀾，然而持已之遜，接物之孚，修業之勤，居約之安，人莫能尚焉。古人有言：有美而不稱，君子謂之蔽，何必執命之謙者。遂俾積善銘，猗與先生與吾先君友道尤厚，而積善自，紉從游之久，受知實深，庸可以文不腆，辭乎乃刻。

所聞見曰先生諱純禎字子祥蘭洲其號又以列菴
 號以藤九即行其先為左大臣藤原公諱魚名公裔
 因采氏五井為自三世之上家于大阪至持軒先生
 諱守任以醇儒顯其季子為先生兄曰純實以武舉
 仕江都妣香河氏幼時以家貧僑居尼壽成童轉客
 信濃正德二年歸養于大阪享保六年丁父憂定行
 三年制九年又居母喪比服除吾先君設懷德書院
 于本府眾請先生助教為十二年遊江都十六年應
 津輕侯辟元文四年謝病歸館於書院左塾教授以
 終其可考止此故曰履歷今無知者然嘗聞其在藩

也每進講獻替無所隱執政或諷止而言益剴切上
 下敬憚為津輕水蝦夷之壤俗甚陋及先生扈就國
 也人始知文獻之懿教化有兆矣既而不果所言乃
 移病致事有司識先生大器意其不樂於藩國輒沮
 抑不為通先生懇以歸老之心實無佗久而得遂後
 雖再幣敦勸不復起也蓋當時論議風采可想見任
 道見幾之實必有可傳而自泯其跡寔忠臣去國之
 心故曰有之不敢告也先生夙齡見頭角既長孝弟
 修於家信義施於人長不滿七尺而豪宕英邁昂昂
 不群諸先達許與為奇材及自東歸氣宇益然醇粹

人望知其大成。生徒益進。乃率以身弘毅淵默。恭而
 溫。激懦而化悍。聲號布聞天下。聘召四至。不能屈致。
 烏。豈非德尊一代者哉。經術承乎家。以程朱為依歸。
 而祛末流支離之弊。用發揚先懿。至其卓識獨見。則
 往往得前賢未發之旨。鷄肋質疑。諸篇具存。可考而
 知也。史子百家。靡不闕。汪洋閎肆。反之於約。旁治國
 史群籍。著讀史訪議。洎萬葉集。詁古今通勢語。通源
 語。詁源語提要。以砭千載深痼。訂注家沿習之謬。析
 微闡幽之功。實偉矣。豈非學洞貫萬古者哉。嘗慨一
 時鉅儒。不為少而不局乎固滯。輒歸乎忽畧。神佛諸

誕之說。乘以張皇。其馱之者。變為功利詞章。反藉口
 乎復古。高自標榜。好新奇之士。靡然趨附。文行政。而
 良材日壞。乃揭以博約之旨。矯偏拯頽。以正人心。合
 文於行。著非伊非物。非費承聖諸篇。芟榛蕪。以示周
 行。後進知所鄉。若太寐新醒。豈非道足以息邪說者
 哉。復古之言。盈天下。文士爭拾王李餘唾。影響勦說。
 以為欺世之捷徑。俗益媮。乃振以雄渾之辭。痛懲頑
 習。僂佻之徒。馱然沮喪。四方改轍歸之。豈非文能回
 既倒之瀾者哉。然平居欲然。未嘗挾師儒之重。齒益
 高。禮愈卑。撰述之書。既累。請梓者屢。而弗聽。故聲

聞雖高亦有不及情者與人交豈第徹犀幅言動必
以忠信雖狡偽之極而不忍欺焉至繩愆辨理亦心
平氣和見者莫不愛重自少潛志墳籍凡百戲嬉不
能少移府素殷盛人人以豪舉相軋居之前後數十
年閉戶下帷耳若不聞里閭之態多不解也晚節疾
痺廢痼猶且披繙論著斃而後已家清窶一介不苟
取初丁憂悲粥書劍以葬乃傭書自給屋不蔽風日
恬如也及疾恐周邱煩人務殺衣黜食以塞意凡自
奉之菲人所不堪而油油自得所謂持已之遜接物
之孚修業之勤居約之安人莫能尚焉者豈不信哉

其生元祿十年丁丑四月八日其卒寶曆十二年壬
午三月十七日壽止六十六四方傳訃莫不齋咨矣
以先壠狹隘窆于府下寶相寺之丘唯一女適長
島恭寅族單無可承後乃祔祀于宗家哀哉銘曰
天相斯文 實際先生 衰夫異言 承績往聖
有委有源 通儒全才 琢詞蒼砥 休風千載
中井積善撰

夫學之於世也。如木之於土。木無土則枯。人無學則死。故君子居則觀夏道。出則觀夏事。是以古之君子。必先其心。而後其言。必先其行。而後其德。此其所以為君子也。

非物篇卷之一

大阪 五井純禎子祥甫 著

中井積善子慶

校正

中井積德處科

論語徵

非曰。嗚呼。徂徠杜門讀書。不與世相涉。時有詰問者。輒曰。習異。不置對。是我家灑。是以雖英邁有餘。亦終不免於獨學固陋。可勝惜哉。并河崇永嘗云。徂徠亦一代偉人。但世人所皆知。而為己獨知之。此其一僻。但來撰是書。既言皆徵諸古言。故命曰論語徵。然書

中半取諸胸臆以為說我未見其為徵也且也彼初未觀臯侃義疏晚年徵既成偶得而讀之然不能卒業而物故焉何以知之余所閱徵寫本皇說皆旁注添入亦止公治長篇故以朱子同皇說者為朱說誤駁為道學之見者多矣可笑也印本係於其門人改定以掩醜故世少知者矣凡此徵章章而戾句句而誣非之不加者非為有一是不違枚舉也已覽者其察之

物茂卿著

非曰姓無單稱物者物部官也以官為族故有物部

氏吾聞詩賦或折簡雜文單呼便用未聞著書詔後世者拆其姓以揭卷首矣是實村學庠生膚淺者之撰殆非大家之為矣彼偶讀明儒王李二家之書以為藉天寵靈於是乎拊舞踴躍尊之如鬼神崇之如鳥策篆素夫王李者亦唯齷齪文士模擬剽襲自以為得計復奚足齒于士君子之間今中其蠱毒欲事事而摸漢人欲字字而擬漢人如以摸擬而已矣自稱濟南李茂卿可稱太倉王茂卿亦可抑彼不啻自誣誣掘氏為屈誣宇野氏為于不幾以人姓為戲乎且春秋間人多複姓何必單姓而後為似漢人矣假

令地名姓字舉同漢人則其人但是和人其文辭亦不免和習其誰欺乎其所校和刻晉書署卷端曰日本菽生惣右衛門茂卿是亦不識體矣今也盡易其輒可謂躁矣於是乎其徒私更地名濫變姓氏躁妄競與如狂如顛重厚之風掃地而索矣苟有不然者輒以道學先生相詬病焉可嘆之甚

徵曰余學古文辭十年稍稍知有古言古言明而後古義定先王之道可得而言已

非曰是徂徠張場之幟襲王李故智以取信於當世矣世之耳食者冥然被驅差俊邁者又厭常好異是

以相牽而歸焉莫不搯腕而言吾善學古文辭吾善作古文辭秦漢以後之書不讀也唐宋之文不為也殊不知我邦與漢風殊類別言語不合世人苟得讀書弗訛其義為文僅免和習則可為耳彼徒談何容易夫徂來之文高自標榜以為出魏晉之上者也而校其文如女子以形事人者也形當改如其它三德如當移在孔子不知其既未學詩禮既字削百工居肆他字下自不知其技之所以巧者焉自不知當之類皆未免和習尚何古文辭之有如解論語不啻謬讀正文又謬讀諸家注此二者在和人亦艱矣我不敢效文人

太言也。彼又曰：獨悲夫中華聖人之邦，更千有餘歲之久，儒者何限，尚且嘵嘵然事堅白之辨，而不識孔子所傳為何道也。况吾東方乎？稱漢為中華，自處以外夷焉。夫吾則不忍也。徂來固不知名分，又何尤焉。彼嘗言中國者，人之人也。夷狄者，人之物也。物不能思，唯人能思。中國之為禮義之邦，為其能思故也。夫以中國人之人也，尚不知孔子所傳之道，徂來特以人之物知之，於二千歲之後也。雖復騰蘓張之辨，而人亦孰信之？抑以我獨為人之人耶？將以思孟已後諸賢舉弗已若耶？是亦人之所不許矣。嘵嘵然事堅

白之辨，乃徂來自道也已。

徵曰：訓語為言，非古矣。古者大學有乞言合語，周官大司樂有樂語。凡言之可以為教者，皆謂之語。如語云及請事斯語之類，可見已。

非曰：說文曰：語者午也。言交午也。若國語紀一國之事，豈國之教耶？易曰：慎言語，記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是皆非教之謂。彼復以此解，食不語，可謂執拗矣。邢昺曰：對之則直言曰言，答述曰語，散則言語可通也。是矣。要之，聖人聲為律，身為度，其片言隻字，莫非教焉。何必區區爭言與語之分乎？

徵曰。程子曰。成於有子曾子門人。故唯二子以子稱。何廼遺閔冉。又曰。上論成於琴張。而下論成於原思。故二子獨稱名。其不成於他人之手者。審矣。非曰。是奚足哉。冉有南容陳子禽俱稱名。豈止夫二子粗鹵哉。柳子厚曰。成於曾子之門人。程子因之。為成於有曾門人。張燧以謂出於閔子門人。蓋以其不稱名。且書閔子也。皆各有據。唯徂來之說。為無稽。已徂來。又曰。子思作中庸。字其祖子。何必優於字乎。太氏其族有為大夫者。則子之其它。否。是不得其說。強為之辭也。司馬牛兄黹。為大夫於宋。高柴齊高氏之

族。南容魯孟僖子之子。皆不子之。如子冉閔亦僅一。二所耳。至有子曾子所在。皆子之。程說為優。徂來又曰。何注所引。孔曰。馬曰。王曰。古本皆具其姓名。朱子不睹古本。妄謂不名先儒禮也。殊不知君前巨名。其於父與師亦爾。解經諸儒。具其姓名。禮當然也。予嘗謂朱子不知而作者。豈不然乎。是不然也。集解實奏本。宜具姓名。朱註私本。何必具姓名。即以君前巨名例之乎。諸子撰論語。實師弟授受之辭。宜具姓名。而或字焉。或子焉。孔子對魯君。亦不名。乃諸子亦不知禮歟。彼在論語。不能駁之。在朱註。為妄作。何也。嘗觀

徂來壯年之說不粗鹵如斯之太甚豈亦老悖不曉
 事以至於此乎可怪哉且也師前弟子名者不啻施
 之生時又不啻施之親弟子歿後千有餘歲釋經諸
 儒載之簡策則必名之以君臣相接之禮律之可不
 謂泐家之遺耶是與其所謂諸子之於孔子猶如家
 人父子非後世尊師道者比頗相牴牾

徵曰論語猶詩邪詩有序而論語無序何以識孔
 子所以言之乎

非曰徂來之論詩也曰詩道性情主諷諫觸類而賦
 從容以發繁繁雜雜零零細細大非他經之比焉論

語豈若斯乎一時答問之辭修己之論憂時之言即
 文而義自見何序之用且此二說亦復相牴牾又曰
 曾點之舞雩如豚諸画樊遲則否廼錄者之工拙殊
 也夫曾點言志一節真天下奇文唯是有此奇事也
 斯有此奇文樊遲固無奇事故文亦不奇耳何必工
 拙之問諸子之撰論語也紀實而已唯其紀實也華
 采自發豈若後世文人架虛誇張妍媸相溷者哉徂
 來乃以後世文視論語豈不謬矣哉又曰凡謂論語
 精謨者其說至於邦君之妻曰小君而窮矣是不然
 也此章義上章言詩禮而記之凡物皆有正稱呼禮

則然不則言不順也。且必有孔子斷之之語而缺焉。徂來解曰：是於論語無干意者。古人偶得古人一二言欲記之，乃記諸論語篇末空處。後人尊其師傳，故併傳之耳。是篇末有空處則載之，無為則不載也。夫苟可載矣，何待空處？記者不若斯之鹵莽焉。以是證不精撰之書，可謂方底圓蓋矣。且彼於論語既言獨此至為醇真，又曰：論語中庸其言如精金美玉，今又以為不精撰，何其矛盾之甚。又曰：先王之道禮樂焉耳。而孔子多言其義禮樂殘缺，論語迺有不可解者矣。朱子註論語闕疑者數矣，至徂來乃四百八十二

章。章章不疑，昂然敢解，是強解弗可解者也。宜矣其多鑿說也。如先王之道禮樂焉耳，是其家言。孔子之語所無，不足辨矣。

徵曰：人不欲學孔子所學，而欲學孔子，是工人不由規矩準繩而學般倭也。

非曰：大匠教人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然般倭之巧學者，惡敢企及焉。故欲學般倭者，必先由其所教。欲學孔子者，必先遵其所教。孔子所教何？曰：文行忠信。彼不欲遵其所教而直欲學孔子所學，是不足於孔子之教也。且夫孔子所學何？彼必曰：學先王之道。

也先王之道何彼必曰禮樂為耳。但來開口談禮樂，紛紛聒聒，欲取信於人，可醜之甚且也。後世禮樂崩壞，不可復徵，則但來所學不及優孟學孫叔敖也。遠矣。彼又曰：孰謂仁齋先生殊於宋儒？嗚乎！但來一生精力在勢殊宋儒，既得殊宋儒，乃宛然摸出一仁齋，又忌其祖鞭，乃轉頭換面，或予或奪，可謂掩耳盜鈴矣。於是乎得殊仁齋，別立門戶，殊不知其先已殊孔子，可哀哉！且初不舉仁齋之說，忽出斯語，文無着落，是急於攻仁齋，不遑撰辭也。仁齋稱論語為宇宙第一書，蓋此之駁也耳。此一節措辭潦草，意亦曖昧，無

足辨者

學而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徵曰：學者學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自有先王之教。傳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之詩書禮樂以造士是也。

非曰：王制所言乃樂正造士之法，不閑詩書禮樂，則不可以官也。若夫太司徒之法，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藝，此乃孔子所誨，文行忠信是也。忠信六德之目，行即六行文，即六藝之文。故孔子所謂學文行忠信也。

上勿篇

卷之一

學而

樂志堂

四教所總括廣大悉備豈局於詩書禮樂哉張自烈曰只學字括六經四書大義道理都在人倫日用事物上凡事上使下出處語默修齊治平皆在其中道不可須臾離學亦不可須臾離書云學于古訓有獲惟學遜志時敏念終始典于學不學泣事惟煩皆是合外內之道可謂善釋矣非但來所知也但來又曰時習之傳曰春誦夏弦秋學禮冬學書其習之亦如是是學究之見耳孔門教人豈若此拘拘乎王應麟曰伏生大傳云周公思兼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其說陋矣今此解亦倣伏生之老也但來又曰悅

者心深受而有所愛慕也愠謂心有所拂鬱也非矣說者說有得於已者何愛慕之有愠解似矣然亦不如含怒意之愈何則愠色及愠見之類未嘗無怒心也故何註直曰怒也蓋怒之蘊于中也詩蘊結菀結俱同朱子加含字意字宛然蘊結之意無逸曰不啻不敢含怒朱注本此但來又曰愠訓含怒意亦至於南風解愠而窮矣此詩若不可以含怒意釋焉乎乃佛鬱之解亦不通詩愠于群小及不殄厥愠國語曰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是豈可以佛鬱解耶袁黃作論語刪正引王世貞語云不可蹈宋儒訓詁氣然

集注又不可不讀故刪其繁冗正其卑陋乃妄改說
 愠訓曰說喜從心生也愠含悶意夫七情皆從心生
 豈特說哉且喜也亦豈有不從心生者與悶說文懣
 也煩也是悶字固有含意含悶意復雖朱子家奴不
 為如此之解妄哉要之不過欲故異趨舍以別宋儒
 而已大氏明儒自有一癖妬是也唯宋多君子是其
 妬心所叢乃欲夸耀本朝以壓之於是東貶西駁不
 遺餘力徂來臭味明儒宜矣其解之類袁黃也徂來
 又曰學字不須訓話其義自明如訓覺是其一且豁
 然貫通之說聖人之道所無是不然子思曰吾終日

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方惟智曰寤即悟字即
 學也故白虎通云學覺也悟也徂來不之知乃曰老
 佛以天下之人為迷迷斯有悟聖人之道豈有是哉
 夫迷之有悟猶惑之有辨也豈浮屠氏而為然哉泥
 文滯意可謂陋矣徂來又曰學以成德德以性殊立
 言制行亦人人殊何必效為遂非朱子以效訓學謂
 字學家釋名之說然其十室之邑章解曰學者人之
 天性也故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有一義人必
 倣效聖人循此性而建學問之道曰學而時習之不
 亦說乎二說大相矛盾且向也以學孔子所學為學

是其無定見。憑臆為解。如此書契已降。既有六書之
 法。孔子所謂政者正也。左氏所謂蟲四為蠱。止戈為
 武。孟子所謂征之為言正也。烏得槩謂之字學家之
 說。黜之乎。徂來又曰。人性本善。亦原於孟子。而孔子
 所不言。孟子亦有所為而言之。宋儒遂加一本字。而
 有復初之說。是不然。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其相近
 者。即善之所存。孟子道性善。是也。其相遠者。即惡之
 所生。荀子性惡者。習之謂也。徂來喜荀子。宜莫取於
 孟子矣。宋儒說性不言其習焉者。故加一本字。以徵
 之。管子云。凡民之生也。必以心平。所以失之者。必以

喜樂哀怒。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
 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性將大定。莊子曰。反其性情
 而復其初。管仲莊周雖駁雜不正。而徂來所謂太古
 不遠。其語有所受者。非耶。宋儒雖不本於此也。復初
 之說。管莊已言乎。千有餘歲之前。彼烏得。以是議宋
 儒哉。徂來又曰。樂主發散。在外。緣朋來。造是無用之
 解。皇侃義疏曰。悅之與樂。俱是懽欣。在心。常等。悅則
 心多。貌少。樂則心貌俱多。程說本于此。徂來不知之。
 妄指以為程子。舛造。後讀皇疏。乃悟其非。因以其謬
 昉於皇侃六字。註于傍。可笑矣。徂來又曰。朱子以朋

來為順境。以生徒零落為人不知。為逆境。所見之陋。宜其生驚湖之爭也。此章主學者言。故有朋來之辭。然推廣之。伊尹耕莘。傳說版築。所謂不然。不尤之時也。故集注不必為師儒之事。朱陸驚湖之會。豈關境之順逆耶。是徒恣嫚罵。以快其心矣。亦仰天而唾之類也。已。

○有子曰其為人章

徵曰。朱子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夫善惡皆在心。何德非心之德。何唯仁哉。

非曰。心之德。指未習之前也。習與性成。狃於不順。而

後德不可言也。今言善惡皆在心。亦是祖楊雄之論也。彼亦謂仁大德也。總象德。象德皆在心。是即仁也。識人心皆仁。而後始可與言聖人之道矣。祖來每以事論仁。莊周所謂陋於知人心者。其疑朱說也。固其所矣。祖來又曰。五常出周書。不知其解。彼自稱儒者。謂能識聖人之道也。而不知五常可異哉。太誓曰。商王受狎侮五常。孔安國曰。輕侮五常之教。疏曰。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舜典慎徽五典。孔注云。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又曰。五品不遜。孔注。五品謂五常。又曰。

敷五教。孔注曰。布五常之教。尤氏李文子曰。舜臣堯。舉八元。八愷。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司馬遷舜本紀。亦據尤傳。為五教之目。然孟子傳道。尤醇。當據其語。以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為五品。親義別叙。信為五常也。象說如此。復奚疑之有。徂來又曰。仁自仁。孝弟自孝弟。豈可混乎。夫有子已言。孝弟為仁之本。本未豈可判而兩之乎。徂來又曰。仁以安天下。解之庶其不差矣。是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彼

不知能近取譬之方。一蹴欲以安天下。為期可謂視卯求時夜矣。又曰。有子之言。亦謂為安天下也。不好犯上。不好作亂。豈學者自治之事哉。自治之事。有子已以孝悌言之。不好犯上。不好作亂。是言其效耳。且不好犯上。不好作亂。為下之道也。謂之安天下之道。吾不信焉。又曰。後世體用之說。與以體為本。以用為末。莊周所謂內聖外王之說。或內聖外王。本謂德聖人而位天子。即指二帝三王言之。彼襲林注之謬。以為體用之解已。

○子曰巧言令色章

徵曰見仁者之必不佞也鮮矣仁猶言鮮乎仁
非曰此章承上章言巧言令色務以悅人與干犯違
亂之人殊途然其喪失仁心也均矣是謂其人無仁
者審矣彼非之以為鮮仁人者強矣且徵印本追添
按皇侃本矣下有有之八字自攻我說可笑矣又曰
朱注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聖人豈必
不言無乎鮮者少其人之謂也天下之大氣質萬品
豈可以吾一人之見而必其無也故曰鮮非也其實
無有而謂之鮮者即言語之道然誠如其說則豈謂
仁者而或有巧言令色乎雖漫天下之大氣質萬品

而其所無者則實無之矣夫巧言令色即不仁之事
仁者而有不仁之事萬無斯理也大括明儒之論如
此曰天地之大宇宙之廣何所不有乃遂信迂怪荒
唐之說而不疑是皆坐無卓識無定見耳又曰古書
多曰不仁未仁耳未聞無仁也蓋仁者成德之名不
可以有無言也曰不孝不弟不曰無孝無弟其它如
曰陰陽男女不曰陽陰女男皆便乎語也豈有異義
彼駁朱注吹毛求疵亦可謂不知言語之道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徵曰三本聲為是朱子曰以此三者日省其身可

謂不知古言

非曰仁齋亦有此駁皆昧於朱注矣以此三者者以曾子之語適有三事也設四事則必曰以此四者未嘗解本文三字三字不必別解義疏曰每日之中三遇自視察是也蓋施譯語者誤以為平聲徂來急攻朱子不遑致察耳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徵曰道治也非正解道如道宋衛之間之道蓋天子巡狩必道千乘之國小國苦供億也非曰漢文帝詔曰道民之畧在于務本道之為治豈

非正解乎如徂來之說則此五事將為天子之事乎將為諸侯之事乎五者固非巡狩之時特有此事妄哉此篇至此章始及治國之事何必言巡狩彼又曰敬皆本於敬天是撰人之不能非者以為禦人之具矣凡六經言敬莫繁於書如聖敬日躋及王敬為所之類何事於天其與天對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及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亦所敬依然在已且此章孔子已曰敬事不必勩以敬天彼素惡檢束而悅放弛乃曰無所敬而敬者未之有也以駁朱子持敬朱子持敬即論語居敬行簡及修己以敬之謂徂來惡足

以識之邪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徵曰朱註謂德行者本也文藝者末也夫文謂詩書禮樂之文先王之教也不學此則雖有上數者未免為鄉人矣何以能成君子之德哉豈可謂之末乎後世諸先生皆不知學問之道悲哉

非曰此章專主誘小子不必艱深求其解也抑如但來之說則詩書禮樂士君子第_レ等事不可謂之末者也孔子蓋曰學文有餘力則以行孝弟孔子斯語設出宋儒口為則必斥為窮措大之見極口詬罵又

其說至下章子夏之語而窮矣尚言諸先生不知學問之道可謂大言不愧矣管子曰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四經即詩書禮樂也功利之人尚能言之但來自稱儒者而不知為可悲夫是無佗亦唯獨學固陋之所致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徵曰納身其職視官如家是之謂致身孔安國曰不愛其身愛猶惜也辟諸愛惜物不肯放手置於地亦謂不納身其職也朱注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似而非矣古曰委質為臣委奠也

質贄也。謂仕者之奠贄也。朱子不知之。又誤讀孔注。乃謂委身其君。而不以為己有。是妾婦之道也。果其言之是乎。所謂不可則已。奉身以退者。既委之。而後奪之。豈可乎。

非曰。孔註不愛其身。何用再施訓誥。彼欲殊朱注。先以其臆解之也。果如其說。則宜言事君能竭其力耳。且不納身其職。倭語耳。朱子假委質之委。注之非正訓也。故猶之委質有二義。左氏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注質如字。猶委身也。一說委奠也。質與贄通。朱子據前說。彼乃謂委之為奠。質之為贄。已獨知。而朱子不

知。井蛙哉。古之仕者。必筮為重之也。必擇焉。不欲更也。一行君臣之義。則不敢有其身。故諫而死者有之。戰而死者有之。奉使而死者有之。即以為妾婦之道。則是豫懷二心者。丈夫之事也。可乎。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此之謂君臣之義。蓋進以禮。退以義。非臨難苟免之謂。亦何奪之有。彼解朱注。委身為脂韋。阿順唯命。是聽與可笑矣。彼又曰。以身死其難。是匹夫慷慨所能。豈難事哉。嗚乎。自古不讀書者。或能舍生取義。而文士肉食者。抱頭鼠竄。寔繁有徒。吾恐平時易

之者或在所難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徵曰。祀與戎國之大事。其他諸大禮。重事也。不重。謂重事也。君子豈悌以為德。故凡非重事。則不設威嚴。唐虞君臣。俞弗於一堂之上。孔門師弟。親若父子。皆古之道。又曰。學則不固。傳曰。博學無方。孔子無常師。謂不固守一師之說也。又曰。此章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一類。

非曰。中庸及祭統有三重之語。皆有所指。未聞無所指。而單言重以為重事也。王侯非大事。不設威嚴。與

學者不固守一師。何以為一類。記之殆如捕風繫影。彼自覺其說之拗也。輒以豈弟俞弗濟之。可謂窮矣。詩不云乎。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猶然而况於朝廷之嚴。君臣之際乎。雖復豈弟俞弗。豈廢威嚴哉。彼獨學無師。承是以惡言師。乃謂王道亡而師道興。思孟以師道自居。於是解博學無方為不須師。又援聖人無常師以掩其獨學之陋。曰不固守一師之說也。果其說之是乎。仲虺之誥。何以曰。能自得師者。王七十子之服孔子尊之。如鬼神親之。如父母。可謂固守一師之說。孔子何為使其門人有常師。

○子會問於子貢章

徵曰。朱注。良易直也。大失字義。如股肱良哉。良相良馬。良工。良醫。三良。皆以材良言之。良豈有易直之義乎。

非曰。良古皆訓善。不假脩為。自善者也。今其所引證。良相良馬。古又謂之善相善馬。詩云。叔善射忌。又良御忌。豈特良字。又如詩。民之無良。家語。溫良者。仁之本也。管子。以財予人。謂之良。孟子。良人良貴。左氏。良月。謂羊斟為人之無良。喪服四制。慈良於喪之類。豈必以材良言之乎。荀子曰。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

逢。其容良。楊注曰。良。謂樂易也。朱注意與之同。但來不知之。妄事辨駁。可惡之甚。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徵曰。人不知此章之義。種種聚訟。尹氏解。但論其心。烏有聖人但言其心。而不言其事者乎。游氏解。當改而可未改者。是無改之字。所指太窄矣。又曰。蓋孔子之意。無論善不善。三年無改。可謂孝矣。何者。天子諒闇三年。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言猶不出。尚何改之有。

非曰。不忍於心。故不改於事。曷嘗不言事。果其駁之。

是乎。其心三月不違於仁，亦為言其心而不言其事乎。集注引尹、游二說，義始備矣。朱子注法也。何聚訟之有。其引天子諒闇與此章不相關。彼謂唯若此而後免窮措大之見也。限以天子之事，則在士大夫宜改之與。夫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斯改而可乎。此章三年亦謂不忍改之久已，何必言三年之喪。孔子汎言孝子之心，自天子至士庶人皆可以觀已。徂來又曰：苟有不善，改之為是，而尚且不改，亦可謂之孝矣。雖可謂之孝，不可謂之義矣。夫孝百行之本，萬事所成。苟有得乎茲，則義自在其中。但有優劣大小

三才

十

懷德堂

之差耳。未聞有不義之孝，不孝之義矣。彼其心謂為義不孝，為孝不義，遂言孝必備百德，則君子之道一孝而足，何煩立友、弟、忠、信、仁、義、勇、智種種之目哉。是未嘗讀書者之論。夫孝備百德，又立種種之目者，猶聖人之德一仁而足，又設象德之目也。孝之至者，必備象德。仁未全，則亦一德之名而已。徂徠不知道，又情於訓詁，徒呻其咕畢耳。高中玄曰：此章道謂其父平生之所常行也。是矣。此謂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朱子曰：父在時，其子志行已有與父不同者，雖在所當改，但遽改之，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之

非勿篇

卷之二

詩

懷德堂

意須三年後徐改之。便不覺。若大故不好處事。則不在此限矣。其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者。推類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存得_レ不忍之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亦不害其為孝。此章之意。兼盡矣。孟獻子魯賢大夫也。所行必善政。所用必善人。自當無改。然猶以莊子無改為難。能則三年無改。可易言諸。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徵曰。信不必訓約。信踐言之謂也。朱子本於約信。

曰誓約與信殊。義可謂牽強已。又曰。蓋言其為人能踐言。而其所言與先王之義不大相遠。有子贊之曰。若是乎其言誠可踐焉。

非曰。管子云。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與有子此語相發明。楚語曰。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周禮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約而相信。故誓盟皆約信也。古符契亦謂之信。豈有殊義。且其人既能踐言而贊之曰。其言可踐也。是有何意義。徂來又曰。夫學問之道。貴當義。貴踐禮。未聞以近於義。近於禮。誨人者。故朱子以為有子誨人之言者。誤矣。是不知言語之道。

也。曾子曰：君子所貴於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是非誨，孟敬子之語。耶表記曰：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遠近，二字皆語之不迫也。徂來不之，察以文害意，遂杜撰為解耳。徂來又曰：因姻古字通用，言人親外族則本宗多離，今其為人能親外族而本宗不離，有子贊之曰：若是乎亦可以歸而奉之，身謂親族宗之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朱注因之，少改字訓耳。其說平穩，漫奚容異議。且如彼說，則先外族而後內親，為無謂。此章有子示人謹始之意。

不必艱深求其義。徂來又曰：韓退之云：行宜之。朱子曰：心之制事之宜，是皆妄意取諸其臆，而曰是義也。人人自取諸其臆，翫然以亂聖人之道。彼每曰：義先王之義也。所謂事之宜，何以知其不合于先王之義。即謂自非先王既行之義，則不得行焉。則後世風移俗易，天下之行義者寡矣。辟諸小兒學書，自非塾師所教，則不能寫一字。徂來亦小兒之學，裁彼解溫故，知新章曰：新者聖人所不言，先師所不傳也。事變無窮，非能知此則不足為人師也。與是章說，極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徵曰。食無求飽云云。是君子之行也。然必就有道而正焉。而後可謂好學也。已。又曰。連上三言為好學之事。如其辭。何。既曰。君子。又曰。好學。豈可一乎。非曰。泥矣哉。徂來之說。夫人之為學。所以行之也。學之與行。豈判然二事乎。人或謂宋儒學離事功。徂來可謂學離躬行矣。徂來又曰。宋諸老先生。修身之說。勝而先王之道荒。余嘗異彼著辨名曰。安天下以脩身為本。何其言之似君子也。今而知其徒勸義言。以竊附聖人耳。其中情實。不屑修身也。不屑修身而欲知先王之道。此之謂捨鈎求魚矣。孔子曰。君子脩己。

以敬信。徂來之說。先王之道。已荒於孔子矣。安哉。○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徵曰。子貢自言為政而使民如此。如何。孔子答以未若使民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又曰。至於以禮樂治民。而後能使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焉。是治之至者也。樂讀如字。上脫一好字。

非曰。凡解經。本文所不言。而想像鍛鍊。以為說。則人異義紛紛藉藉。無所底止。徂來此解。實亂聖人之言。可憎矣。夫民者出粟米。供繇役。以事其上。勤勞稼穡。肇牽車牛。以艱父母。保妻子者也。雖復甲代之治。

豈可以禮樂望諸力穡服賈之民哉亦豈暇治之乎
貧民安所獲琴瑟鐘磬乎太平之民擊壤鼓腹其宜
也即其貧之不圖而日奏咸英鐘鼓鏗鏘是乃蠹民
惰農王法所必罰也聖人之治民也上下安分不相
逾越故庶民工商雖富乎韋藩木槌不得效士大夫
是以禮經無庶人之禮也家語曰所謂禮不下庶人
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
樂記曰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
樂又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是
庶人之樂也今欲使斯民好禮樂無乃甚迂且戾乎

彼亦嘗曰孝弟忠信者君子野人皆不可無而禮樂
則君子之所獨又曰民之不學其常也故君子不以
其不學而棄之矣其無定見如此彼又引坊記貧而
好樂富而好禮以為證誤矣坊記一篇漢儒所記故
篇內引孔子語自稱論語曰其妄如此豈可以是以繩
論語乎此語亦是講師取之論語妄加好字欲對語
親切者又曰如朱子之說孔子所已言者頃刻之間
豈得謂之往哉可謂泥矣往來唯是假借之言何必
久暫之問彼往來之解糊塗可笑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徵曰以在我在人言則釋迦達磨所能豈孔子之心哉

非曰此章與首章相應樂在己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學以致其知故患不知人也人苟知已則兼善天下不言而可知徂來乃指樂已者以為釋迦達磨所能蓋其心謂如斯而後免窮措大之見是乃窮措大耳彼又曰人我是非宋儒窠窟若以是非邪正言之惡惡之心勝而天下之人皆有罪矣是乃徂來窠窟摸倣仁齋者也君子善善長惡惡短豈待徂來嘵嘵焉哉

為政

子曰為政以德章

徵曰為政秉政也如左傳我死子必為政以德謂用有德之人也秉政而用有德之人不勞而治故有北辰之喻如舊註有德之人治國也其義雖通不得於辭不可從矣

非曰包咸曰德者無為譬猶北辰之不移而象星共之也是引舜之無為以注之程朱皆主之簡而盡矣徂來引尤氏以秉政言之是上大夫之事上大夫能舉賢才固不勞而治然北辰尊嚴之象非人君不能

當之惡得以下大夫當之彼又曰贊聖賢之君必以得聖賢之臣稱之固也然有堯舜之君而後得稷契之臣則人君之德為之本矣徂來遇德字輒以為有德之人是其不得於辭也蓋其為人不屑修身所以其說至如是

○子曰詩三百章

徵曰欲取義於詩者必有所思故曰思後儒以性情解之豈思字之義乎

非曰異矣哉徂來之解朱注也思字不用訓詁豈以性情解之哉朱子曰凡詩之言善善者可以感發人之

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夫詩道性情古今確論雖徂來之好異不能違也思存于性情則朱子以性情影本文思字耳亦何害矣彼又曰夫毋不敬果能盡乎禮時果能盡乎易三千三百三百八十四爻亦何聖人之迂濶也此等語殆癡人說夢也禮有三千三百皆以敬行之三百八十四爻各以時道之豈謂敬與時而足也彼讀書之鹵莽遂有此繆說耳彼又引博而實要以證焉此司馬遷刺世儒雜博也徂來乃受以為聖人之道固然可笑之甚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徵曰五十命為大夫五十而爵然五十始衰故自此之後不可復有所營為故五十而爵不至有以知天命也

非曰孔子五十之後為司空為大司寇爵果不至歟攝相事聞國政會夾谷墮三都豈不有所營為歟又周流天下歷聘諸侯至六十八而後歸魯是不信天命也歟徂來之說妄亦甚矣彼又曰豈無逆耳之言乎我不以為逆故曰耳順孔子既言耳順而彼以為有逆耳之言妄矣哉且如其解是心順也非耳順也

又曰老後放縱人之常也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亦放縱耳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昔者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於是乎作懿戒孔子示君子三戒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若徂來說則武公孔子佛人之常非耶又曰是皆孔子所自言亦常人所能聖人豈遠人而為道乎以常人視聖人徂來之妄至此而極矣又曰宋儒之解過乎高妙所以鑿乎聖人之道而流乎佛老也是襲仁齋說常以佛老為高妙以聖人為卑近宜矣其局乎記誦詞章不能窺道之一端也夫道能高能卑窮漢視

官庫緡錢不知是錢可笑哉。徂來欲以卑近槩之所
以盤於聖人之道而流乎信學也。彼又以貳膳杖國
為老後放縱之證。窘哉。是先王所以特優老者。禮則
然。非老者自放縱。敢為此事。彼疾敬喜放。此說所由
起也。

○孟懿子問孝章

徵曰。無違者。無違於親之心也。世儒多以前言若
一時漫然不之省者。而嫌於失言。故或以不違理
或以不違禮解之。果其解之是乎。夫子當首語之
以禮。何必為此歇後語。故難人哉。

非曰。孔子自解無違曰。生事葬祭以禮。朱子亦解之
曰。不肯理。即不違乎禮也。徂來特謂無違於親之心
又曰。前言後言。其意自殊。不知何謂焉。彼又曰。既語
之後。乃慮其僭禮之家。一意無違親志。則有傷人臣
之道。孝非其孝也。故語樊遲以發之。是徂來自為嫌
於失言之解已。又曰。孝以養志為至。苟不知此。而先
以禮臨親乎。烏可謂之孝乎。况以不違理為心者乎。
非嚴威儼恪。則是非鋒生。不孝之大者也。夫以養志
為至。不復顧有禮。乃陷親不義也。經文只是一事。而
彼以為養志行禮之二事。乃指禮為嚴威儼恪。殊不

知戴記特警事親不足於和者豈舍禮之謂乎彼好言禮而有時舍禮乎弗識禮本者其論大率如此又以不違理為與親爭是非可笑矣

○孟武伯問孝章

徵曰孟武伯問孝而孔子答以父母之心豈理乎哉舊說為優

非曰教亦多術矣此乃夫子教誨之方也人子特病不知父母愛子之心也巳即知之則不孝之事雖賞之不為矣朱子前說為優

○子游問孝章

徵曰此親於犬馬聖人之言不若是其鄙也非曰何以別乎謂養之不別也朱注曰與羶犬馬者何異豈謂視父母與犬馬侔乎養之不別由不敬也不敬則與羶犬馬侔也今解朱注以為此親於犬馬

陋儒讀書大率此類如包注犬以守備豈可謂之羶乎不可從矣徂來又曰古君子禮樂以成德故其言君子也至於孟子路人其君寇讎其君是禮樂壞而君子之言有不君子者焉孟子欲使人君禮待其臣也故並言出乎爾反乎爾理勢必然者以警齊王耳固非告人臣之言抑泰誓曰撫我則后虐我則寇獨

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武王制作禮樂之君而普告臣民之詞尚如此彼謂之何彼喜稱六經而書且不記可異哉蓋急於攻孟子乃致踈脫耳大氏徂來之學律以孟子則句句而塞言言而誑故視孟子亦如寇讐云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皆去其藉余亦謂徂來惡其害已也故廢孟子

○子夏問孝章

徵曰皇疏曾猶嘗也古者曾皆訓乃而訓嘗者唯墨子有之味文意訓乃為是

非曰徵寫本曰朱注曾猶嘗也不知古言古者曾皆

訓乃而訓嘗者後世之言也蓋徂來晚讀皇疏及墨子始悟其失言乃改是已曾之為嘗豈止墨子哉史記循吏傳身修者官未嘗亂孟嘗君傳云曾待客馮唐傳曰虜曾一入漢書乃改為嘗廣韻訓經者即此義也徂來不之知踈矣哉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徵曰夫學問之道一意從事先王之教而不用其智力

非曰天下之事豈有不用其智力而能至之理耶從事先王之教力學之事也自用其知思之事也思之

與學不可偏廢也。聖人已詳焉。如徂來之說，乃僧添然勸人念佛之故，智已。聖人誘人之法，所無也。彼又曰：私為私語，見左傳。左傳所謂私者，不可公言之事也。故謂私史記。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是也。顏子與二三子言，豈不可公言之事哉？

○子白視其所以章

徵曰：人焉廋哉？孟子亦言之。孟子聽訟之法，此則以察國君之道，蓋訟之道，使其情實，國君之賢否，其臣亦廋之故也。說者以為知人之法，窮措大哉。非曰：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其五曰：目

聽注云：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彼偶見之，以傳會焉耳。如孟子語，泛就接物而言，何必聽訟？以此法觀國君，亦無不可。但惡其執一而已。彼每以經文人字為人君，然至前篇，患不知人。彼之執拗，亦不能為人君。解乃曰：知人者，亦將用之也。夫知人者，宜莫若孔子也。然既非有土之君，又非執政之卿，則不能用之。徒知之而已。以待知人為窮措大，則孔子亦不免焉。徂來以自知已為窮措大，謂此知人也。又以知人為窮措大，謂此知國君也。是一窮措大，錮其心腹，寤寐計脫之意。凡事關王公富貴之事，則不是窮措大矣。

於是乎鍛鍊羅織聖人之語。概以入其窠窟。可惡之甚。彼又曰。古注以用也。朱子訓為。豈有是也。古注曰。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也。用謂施行。施行即其所為也。老子曰。象人皆有以。河上公註曰。有以有為也。莊子曰。子之所以者。人事也。朱注有據。徂來不識。古注用。即為。而以庸。解謬矣。彼又曰。司馬相如封禪文。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所由與遺教對。其為道術者。審矣。相如所謂。所由謂。成王周公率由。文王舊章也。豈直以所由為道術乎。又曰。所安謂其心所安。逸也。心所安佚者。何如。或仁義。或財利。或聲色。或田獵。

是非深察其君行事。則不可見者。故曰。察也。人君之好財利聲色。田獵。惡待深察而後知之。又曰。朱注視觀察。徒以為詳畧之分。可謂不知字義已。彼亦以詳略為說。又何尤焉。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徵曰。溫訓尋。迺古來相傳之說。尋煇古字通用。習之義也。何晏不識。以尋繹言之。朱子仍之。可謂粗鹵已。

非曰。何注云。溫尋也。尋繹故者。皇疏曰。溫是尋繹。亦是煇煇之義。朱子解中庸。用鄭注云。溫猶溫煇之溫。

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何晏朱子皆用溫煇之義。尋繹者以溫煇抽繹二事併注之耳。駁之者粗鹵也。徂來又曰。故者朱子曰。舊所聞是據字義解非也。蓋如典故故實之故。拘甚矣。故與新對。新為新得。則故之為舊聞亦奚容疑焉。何晏鄭玄皇侃邢昺皆然。豈非所謂古來相傳之說乎。又曰。新者古人所不言。先師所不傳也。亦拘矣。雖古人所已言。雖先師所已傳。而我之所始得。乃亦可以為新矣。且其說之是乎。彼於上章既言。一意從事先王之教。不用其智力。是欲使天下之人無知新之功也。逐章為解。宜其說多窒碍也。

碍也

○子曰君子不器章

徵曰。君子長民之德。所以用器也。故曰不器。器者百官也。君子君與卿也。

非曰。此亦欲脫窮措大之見之說耳。以百官為器。取義亦強。大人君子在家斯理。在國斯理。在天下斯理。衿衣黃屋。版築耕漁。都無不可者。是包咸所謂無所不施。朱子所謂用無不周也。學記所謂太德不官。大道不器。意亦如此。舊說不可易。若以彼說演經文。當言君與卿不百官。是何意義妄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章

徵曰周朱子既以普徧解之又云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周訓普徧者一義訓親者一義可謂支矣必也為人謀而忠與朋友交而信庶足以無比黨之私已

非曰朱注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蓋親厚之普為周親厚之偏為比何支之有夫桀之狗可使吠堯蹠之客可使刺由則比黨之人亦自忠信相接焉蓋言各有攸當忠信未足悉此章之義也是以徂來之學之妄而浮躁之徒甘為之執鞭仰以為

斗山豈非中心信之者乎然安得免比黨之私哉是可見已

○子曰攻乎異端章

徵曰攻金攻木之工謂治而成器也治六經古無此言况有治諸子百家而成之之理哉攻如鳴鼓而攻之之攻異端謂人懷異心者人之懷異心遽以攻之必至激變故孔子誡之

非曰皇疏曰古人謂學為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其經也是矣荀子曰治列子禦寇之言莊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徂來何以言

古無是言也。攻訓治者，猶訓為也。孟子曰：固矣哉！高
叟之為詩也。治國亦謂之為邦。周禮：攻金攻木，是攻
金者不攻木，攻木者不攻金，謂專為其業也。何必兼
成器之義。人懷異心之說，可笑之甚。果如其說，人之
懷異圖也，必隱忍遷延，俟其惡稔事露，而後攻之。是
鄭伯黜詐以斃叔段，春秋所貶也。其所謂激變亦唯
不過速其叛，叛速禍淺，叛遲禍深，不若及其淺而除
之，與其延蔓用斧柯也。信士陋儒，烏足知之。彼又曰：
孔子之時，豈有諸子百家哉。孔子已前，亦豈可必其
無乎。管仲老聃之倫，亦自立一家之言，其佞泯沒名

不傳者，猶有在焉。安得以下今不存，遽斷其無焉哉。

○子張學干祿章

徵曰：程子曰：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夫士無恒產，以何能存。故學而干祿，士子之常也。故先王設穀祿之制，孔子亦不責子張而直答以此。

非曰：徂來以子張為龜息，枵腹以學道耶。夫顏子之貧，原思之窮，亦必有田以自給矣。子張之于祿，奚必饘粥不贍之故。耶。仕者之有俸，猶耕者之有秋，故謂求仕為干祿耳。今世詩人墨客，固人君所俳優視不

必以慎言行望之夫士亦恬然不以為辱請謁于求
無所不至孔子所謂鄙夫彼斥程說豈以是輩待孔
門諸子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章

徵曰以積材之道為喻以直者置於枉者之上則
枉者為直者壓而自直矣以錯為廢置包咸之陋
也宋儒因之

非曰積材之道可笑之甚夫徒以直木如於枉木之
上焉能直之使枉材直特在匠氏鑿括之間耳錯非
貶黜之謂使依舊安其所如光武安反側子是也朱

子改廢置為捨置其意可見焉徂來乃謂包咸之陋
宋儒因之何其粗鹵

○或謂孔子曰章

徵曰為政謂秉柄於其國也此章孔子為大夫時
事也未審其為司空時耶為太司寇時耶孔子為
大夫不秉柄於其官故或人疑而問之耳

非曰定公以孔子為司空又為太司寇攝行相事與
聞國政魯國大治史記所載歷歷可徵而徂來獨曰
孔子為司空為太司寇不秉柄於其官妄亦甚矣

○子曰人而無信章

徵曰七十子深信孔子故孔子之教行於七十子
不埃多言孟子則欲使不信我之人由我言而信
我故徒詳其言以欲人人之能曉是訟之道也徒
聒之耳是無佻不知無信之不可行故也

非曰七十子之信孔子固然然以其論究之則孔子
亦不能免焉何也如冉有為子華母請粟不已宰我
論短喪不服子路不喜其見南子門人厚葬顏子是
不信孔子也孔子論伐顓臾辨正名之類豈非所謂
使不信我之人由我言而信我也歟噫使徂來壽而
終其言則必毀孔子者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

徵曰十世可知也古書之言子張疑而問之朱注
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非矣王者易姓受命為一
代父子相受為一世

非曰此問亦可以見子張為難能之狀矣何必古語
皇侃曰十世謂十代是矣朱子注必世而後仁曰三
十年為一世此言易姓受命者蓋以有夏殷周之語
也義各有所當世與代有時混用書曰世變風移四
方無虞蓋謂殷亡周興風俗一新詩曰殷鑒不遠在
夏后之世徂來拘甚矣彼既非馬融說曰所因何啻

三綱五常所損益何啻文質三統而又曰聖人所前
知僅禮而已是自斲其說人謂之不妄我不信矣
○子曰非其鬼章

徵曰此孔子有所譏而言之又曰其義與敬鬼神
而遠之相發然彼則義圓而此則言不倫故知其
有所為而言之

非曰黃勉齋曰一則不當為而為一則當為而不為
吳臨川林次崖之說亦同蓋二節相須而發彼以為
不倫何也蓋但來主張敬鬼神其意謂非其鬼而祭
之亦是敬鬼也已宛如今時巫祝勸人禱祀鬼神矣

故夫子此語所不肯於其心焉乃設有所譏有所為
之說以濟其窮可閔也哉

非物篇卷之一

非物篇

卷之一

非物篇

